

拉美左翼的重新崛起 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吴世韶 陈洪江

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共产主义失败论”和“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左翼还能够坚持下去吗？资本主义是不是人类的最终归宿？拉美左翼以自己的行动作出了回答：资本主义无法克服它的历史局限性，资本主义社会远没有实现人类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解放全人类的道路上，左派仍然大有可为。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左翼的重新崛起

美洲左翼一直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苏联和东欧、亚洲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美洲的社会主义运动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然而，当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苏东剧变的重大挫折之际，拉美左翼^①却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困境中重新崛起了。

^① 对拉美左翼的界定，不同的学者和文献有不同的理解。一般来说，拉美左翼（左派）不仅指左翼政党和左翼社会运动，而且包括一些对现状不满、期待变革现实的政治力量。当前活跃在拉美国家的左翼政党，既包括共产党、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以及一些民族主义政党，也包括一些代表中下层民众利益和政治诉求的社会运动或社会组织，其中有些政党（组织）被看做是与左翼力量有所区别的中左翼力量。可参考徐世澄：《国际社会如何评价拉美左派崛起》，载于《当代世界》，2006年第5期，第26—28页。国外有学者认为拉美左翼应该分为两类，而且其对南美左翼的发展持否定态度。见 Jorge G. Castaneda, “Latin America’s Left Turn”,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6, see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60501faessay85302-p0/jorge-g-castaneda/latin-america-s-left-turn.html>.

(一) 古巴红旗不倒, 社会主义仍然是拉美的一个选择

自古巴选择社会主义以来, 美国便竭力封杀拉美的这块社会主义试验田。冷战时期, 由于苏联的支持, 古巴尚可以对抗美国的封锁与制裁, 但苏东剧变后, 古巴这个美洲的社会主义孤岛还能生存吗?

历史已经证明, 面对美国通过《托里切利法案》和《赫尔姆斯—伯顿法》的强化制裁, 古巴不但没有被压垮, 反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从1995年到2001年, 古巴经济增长率达到平均4.1%, 居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前列; 古巴货币比索也比1994年增值了7倍, 在教育、卫生、体育等领域许多指标居于世界前列(从小学到大学均为免费教育, 免费医疗制度、卫生网络不断完善, 医生的数量增长了一倍, 平均预期寿命为76岁, 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 古巴的社会主义红旗依然屹立不倒。^①

与此同时, 其他一些拉美国家也把社会主义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方向。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多次提出要用“新社会主义”和“21世纪的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 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也在实行以自然资源国有化为主要特征的“公有的社会主义”或“印第安社会主义”。虽然查韦斯和莫拉莱斯等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是平民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②但这些现象充分说明, 社会主义仍然是拉美的方向。

(二) 拉美一些左翼党派的领导人通过大选实现在拉美执政

20世纪末以来, 拉美地区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左翼政党通过大选赢得国家政权。自委内瑞拉的查韦斯(1998年)开始, 巴西劳工党的卢拉(2003年初)、厄瓜多尔的古铁雷斯(2003年1月)、阿根廷的基什内尔(2003年5月)等相继当选总统, 此后, 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2005年1月)、智利社会党领导人巴切莱特(2005年1月)、乌拉圭进步联盟——广泛阵线主席塔瓦雷·巴斯克斯(2005年3月)也当选, 大有改变拉美政治版图的趋势。2006年虽然墨西哥民主革命党领导人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以微弱

^① 赵汇:《卡斯特罗与古巴的社会主义改革》, 载于《求实》, 2004年第10期, 第81页。

^② 徐世澄:《拉丁美洲的几种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潮》, 载于《当代世界》, 2006年第4期, 第7页; 陶文昭:《查韦斯的新社会主义》, 载于《科学社会主义》, 2006年第1期, 第98页。

票数败选，但卢拉成功连任，“桑解阵”总书记奥尔特加当选尼加拉瓜总统，查韦斯也再次当选，拉美左翼的力量仍在继续壮大。另有一些左派党和组织，虽然没有取得全国政权，但已经赢得了地方的执政权^①。这一波左翼领导人上台执政标志着拉美左翼的重新“崛起”。

（三）“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的兴起

在拉美左翼政党发展的同时，由拉美左翼发起成立的“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影响越来越大，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圣保罗论坛”是当前拉美地区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左派国际组织，它成立于1990年苏东剧变之际，是为探讨世界和拉美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试图把后共产党时期的左派重新组织起来，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今天，它已成为拉美左翼力量汇聚的中心：自1992年的第3次会议起，论坛邀请世界五大洲的共产党及其他左派政党和组织的代表作为观察员与会，迄今已举办了12次，其影响已超越拉美，尤其2001年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第10次会议共有来自86个国家的138个政党和组织的3000名代表或观察员与会，规模极大，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②而“圣保罗论坛”多次表达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愿望，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世界社会论坛”也是在巴西劳工党的倡导下，由全世界非政府组织、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代表参加的大型会议，被称为“穷人的联合国”，它已成为世界各大洲的中左政党和非政府组织广泛参加的“反帝、反新自由主义性质”的“另一种全球化的具体化”。世界社会论坛反对由自由市场控制的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过分做法导致的灾难、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它与世界经济论坛针锋相对，到2007年在拉美、印度、非洲等地已举办了七届，影响深远。论坛宪章旗帜鲜明地规定：“此运动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当今由资本所控制的主流世界及各种形式的扩张主义，以便

^① 张新生：《关于当前拉美左派运动“重新崛起”的几点看法》，载于《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5期，第20—21页。

^② 徐世澄：《“圣保罗论坛”成立15周年庆典和第12次会议在巴西圣保罗举行》，参见 http://ilas.cass.cn/sspl_fj/20060525183003-0.pdf。

建立起有利于人类的世界社会。”“世界社会论坛作为一个持续进程，致力于研究与制订替代方案，而非仅局限于组织各类活动。”它所提出的替代方案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相对立，^① 是对资本主义的反动。

（四）拉美的社会运动

随着左翼拉美的发展，拉美的社会运动也日益壮大，它在反对霸权主义、迫使本国政府改变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捍卫国家资源和维护民众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导致拉美一再发生政治动荡。1993年墨西哥爆发了恰帕斯州农民起义，1994年又陆续发生了执政党总统候选人和总统遇刺身亡事件。1999年后，阿根廷工会发动的大罢工就有近10次，2001年12月由少数边远省份发生的贫民哄抢超市事件迅速演化成一场全国性的社会骚乱，最后酿成警察与抗议民众的流血冲突。^② 2003年，玻利维亚民众的抗议迫使总统洛萨达辞职；秘鲁教师在5月中旬开始的无限期全国大罢工，最终导致内阁多次改组；2004年更是发生了震惊全球的海地危机。甚至，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社会运动也在拉美出现：2006年6月，继宣布天然气国有化后，莫拉莱斯又开始了一场“土地革命”——将土地的国家所有权证书交给贫穷的印第安人，进一步推动拉美的社会运动向前发展。

拉美左翼的高潮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现象。查韦斯的上台执政，标志着拉美左翼新阶段的开始，拉美左翼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低潮时的重新崛起正是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反应，是对资本主义的纠偏。

二、拉美左翼的发展是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单个企业的有计划的生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性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它必然要经历发展、高涨、膨

^① 《世界社会论坛宪章》，参见 http://allies.alliance21.org/fsm/IMG/pdf/Charter_of_Principles_in_Chinese_rev-2.pdf。

^② 孙立、秦婷婷：《论20年来拉美四次金融危机及对我国的启示》，载于《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51页。

胀、萧条，再一次扩大的发展、高涨、膨胀与更加严重的萧条。“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资本的扩张与整个世界被无情地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展。拉美左派的重新崛起就是对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应，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依附性发展的社会难题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部分地区的不发达作为代价的，核心区的发展往往会牺牲边缘区的发展。拉美即是这种依附性发展的典型，进入现代以来，它一直面临着发展难题。

早在资本主义刚刚起步的初期，拉美就成了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英国等国的殖民地，现代经济发展很早。但为满足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拉美被迫走上了依附于发达国家的道路，其经济结构单一，主要为发达国家提供市场和原材料。虽然拉美国家在 19 世纪下半叶，相继取得了政治独立，但经济上仍然是欧洲列强和美国的“种植园”与“后院”，依然走在依附性发展的不归路上。

20 世纪中叶以后，为摆脱对欧美产品和外国资本的依附地位，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拉美国家普遍利用资本主义的新经济理论，实行“替代进口”发展战略。但这种战略需要大量资金，而拉美国家自有积累不足，只能大举借债，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结果导致国家财政赤字连年增加，外债负担越来越重，最终，不但没能解决经济的依附性发展问题，反而加重了拉美的依附程度，引发了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发生后，拉美国家被迫接受发达国家的安排，通过重新借贷来偿还债务，这样，外债的规模越来越大，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债务问题反而更趋严重。据统计，十年之内，拉美地区外债余额由 1980 年的 2415 亿美元上升到 1990 年的 4390 亿美元；至 21 世纪初，拉美地区的外债已高达 8000 亿美元，^①金融风险越来越大，终于相继爆发了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金融危机，导致国民经济严重衰退。

^① 李长久：《债务——拉美动荡之源》，参见 <http://www.jjbk.cn/qyjj/sjjj/hgxs/200208/11399.html>。

由于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依附性发展，拉美被迫采取了忽视社会公平的政策，拉美成了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2004年拉美地区贫困人口达2.27亿，占总人口的44%，极端贫困人口达20%；失业率在2002年为8.9%，2003年高达10.7%。财富不公的状况更加恶化，2004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0%最富人口占有总收入的40%—47%，而20%最穷人口却只占有2%—4%；拉美地区10%最富人口的收入是占人口总数44%的贫困人口收入的20倍。^①这不但远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还大大高于亚洲国家。^②贫富差距如此之大，不能不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这些社会问题首先就体现在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上。据统计，在巴拿马和乌拉圭，一年之中被偷或被袭击的家庭分别为25.1%和21.4%；而在危地马拉、墨西哥、萨尔瓦多和委内瑞拉，这一数据高达54.9%、47.7%、47.1%和43.9%。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每十万居民中的凶杀案达30起，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则约达到骇人听闻的100起，而2001年美国该比率仅为5.6起。巴西近20多年来，暴力增加1.3倍，1999年有超过5万人遭凶杀；里约热内卢每月有500家商店遭抢，每年因暴力损失达400亿美元。^③

（二）“华盛顿共识”带来的拉美发展陷阱

依附性发展造成了拉美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发达国家给拉美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药方带给拉美的也只是一个发展的陷阱。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与危机相伴随，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后，它必然进入一个新的危机。经历了20世纪的“大萧条”与两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在50年代又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的

^① 焦震衡：《拉美左派执政的国家为何越来越多？》，载于《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5期，第20页。

^② 平均起来，20世纪90年代早期，拉美最富有的10%人口得到了总收入的48%，而最低的10%仅仅得到总收入的1.6%（与此对应的比率，在亚洲地区分别是37.4%和2.6%，在经合组织国家是29.1%和2.5%）见 David de Ferranti、Anthony J. Ody, *Key Economic and Social Challenges for Latin America: Perspectives from Recent*, p. 7, see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papers/20060803.pdf>。

^③ 李建良：《从“拉美陷阱”看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于《桂海论丛》，2005年第6期，第29页。

“黄金时期”。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必然进入新的萧条，7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的弊端逐渐显现，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滞胀”等诸多困境。为应对这种状况，英美等发达国家，纷纷选择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实现了经济状况的迅速好转。但发达国家的经济失衡等问题并没有解决，其内部矛盾需要向外部转移。正在其时，拉美国家在债务危机的重压下，增长乏力，困难重重，问题多多，需要寻找新的发展路径。这样，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以拉美国家经济调整和改革为主题的研讨会，会上形成了解决拉美危机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以“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国企私有化”为主要内容，“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①实际上，“华盛顿共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缓解资本主义发展困境的一种尝试，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一次调整。“华盛顿共识”出台以后，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所开出的政策进行国内改革和结构调整。但“华盛顿共识”带来的不是繁荣和发展，而是经济衰退、金融危机、收入下降、贫富差距扩大等等，尤其以拉美和剧变后的俄罗斯最为典型。^②

拉美实行“华盛顿共识”的新经济政策以后，就掉入了一个发展陷阱。据拉美经委会统计，在推行“华盛顿共识”前的1950—1980年，拉美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31%，而推行共识后的10年间，即1990—2000年降为3.2%，仅相当于过去的60%。^③新世纪初，拉美经济发展更为缓慢，2001年仅增长0.4%，2002年甚至出现负增长（-0.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4%，拉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地区，并进而

① 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概括，见田春生：《“华盛顿共识”及其政策评析》，载于《南开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第3页。

②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及我们应采取的科学态度：何秉孟研究员访谈》，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期，第2—3页。

③ 吴树青：《“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引发的几点思考》，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11期，第18页。

陷入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基尼系数平均高达 0.522,^① 甚至还有一些国家更是超过了 0.6，社会持续动荡。

这就是拉丁美洲怪象：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货币储备的增加，社会不满情绪和暴力行为也越来越多。由社会危机造成的“僵局”，在政治上形成了一种爆炸性局面：那些认为现行制度有问题的流派开始寻求激进的表达方式，他们采用像总罢工这样有组织的群众性斗争形式，或者在选举中支持那些主张否定现行制度的政治力量，^② 从而推动了拉美左翼的发展壮大。

实际上，拉美的困境是资本主义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的集中体现。越来越多的拉美学者和政界人士也开始批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反人性和异化本质，主张“社会公正”，反对贫富分化。

三、贫富对立：当代资本主义的无解难题

“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带来的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固有本质，^③ 而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加快，贫富分化在全球范围内扩展，直接导致了贫富的全球对立，给国际社会出了一道难题。

（一）贫富差距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

当今世界，一方面是财富的高度聚敛，另一方面是贫穷的广泛分布，由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带来的全球不平等触目惊心。据统计，200 个全世界最富的人 1999 年拥有的财富达一万亿美元，而 43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的五亿八千二百万人的收入总和是 1,460 亿美元；全世界几百个百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最穷的 25 亿人口的财富总和；世界上最富的三个人的财富之和比 48 个最穷国（占世界国家总数的 1/4）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还要多。与此同时，全世界有 13 亿人生活在日均不足一美元的贫困状况

^① 焦震衡：《拉美左派执政的国家为何越来越多？》，《拉丁美洲研究》，2004 年第 5 期，第 26 页。

^② [巴西] 特奥多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毛金里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15—417 页。

^③ [埃及] 萨米尔·阿明著，彭妹玮等译：《资本主义的危机》，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1 页。

中,占世界人口一半的30亿人日均不足两美元;13亿人没有干净的饮用水,30亿人无法得到公共卫生保健,20亿人不能用电,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调查,每天因贫穷致死的儿童达三万人。而且,统计数字还无法表达出全世界许多穷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屈辱、无力与生活的艰难。^①

这种贫富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之中。40年前,最富的20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是20个最穷国家的15倍;今天,这个差距已经拉大到30倍。^②1960年,占世界人口1/5的最富裕国家与最贫穷国收入之比是30:1;1997年,这个比例达到了74:1,^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内部也一样:1976年,英国50%的底层民众拥有12%的社会财富;而现在,他们只拥有1%。1989年,美国有66个亿万富翁,3150万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而十年后,亿万富翁的数量增加到268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也达到了3450万,最近20年来,当总人口1%的收入最高阶层的收入持续增长时,40%最穷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④从全球来看,尽管生活于贫困之中的人口总数几乎保持不变,但非洲、拉美与南亚地区的贫困人口却上升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增加了7400万,拉美从6400万增加到7800万人,南亚总共有5.22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东欧和中亚的贫困率和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人数都增加了。^⑤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传统社会日益解体,由于传统生计生活方式的丧失、国家和社会团结的崩溃、种族隔离、暴力和犯罪的增长、司法公正的缺失以及警察的敲诈勒索和残暴等等,现在穷人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更不可预期,而这一切又带来更多的问题,国际恐怖主义就是这样一个毒瘤。

(二) 国际恐怖主义的困扰

国际恐怖活动由来已久,但国际恐怖主义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而

^① "Poverty Facts and Stats", see <http://www.globalissues.org/TradeRelated/Facts.asp>.

^② "Global Poverty Report 2000, MDBs/IMF Report to G8", see http://www.worldbank.org/html/extdr/extme/G8_poverty2000.pdf.

^③ "Poverty Facts and Stats", see <http://www.globalissues.org/TradeRelated/Facts.asp>.

^④ Anup Shah, "Poverty Around The World", see <http://www.globalissues.org/Trade-Related/PovertyAroundTheWorld.asp>.

^⑤ "Global Poverty Report 2000, MDBs/IMF Report to G8", see http://www.worldbank.org/html/extdr/extme/G8_poverty2000.pdf.

存在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才开始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尤其是“9·11”事件以后，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扩大而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①

对于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学界有多种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极权主义——恐怖分子的极端心态只有在暴政体制下才能滋长，在民主与自由的环境下是不能出现的。^②但发生在欧洲，尤其是伦敦的几次恐怖事件的成员基本上都是生长在“民主与自由”环境下的中产阶级，这充分说明了该种观念不过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而已。

也有学者认为，贫困与美国式全球化是导致恐怖分子产生的主要原因。^③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关于巴勒斯坦的研究结论是“贫困或者教育与参与恐怖主义之间的直接联系很少”。然而，苏珊·赖斯指出：关于贫穷与恐怖主义无关的争论最基本的缺陷在于它没有抓住争论的关键，贫穷不是在于个体水平而是在国家或地区水平上增加了跨国恐怖主义的威胁。赖斯认为：国家层面的贫困削弱了国家提供基础服务的能力，导致了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空白，使全球恐怖分子可以利用合法和非法的慈善机构来获取民众的支持，甚至在国家没有冲突的情况下，也会提升国际恐怖分子的活动能力。^④实际上，不平等能够“使好人变为恶魔！”在不平等的社会里，犯罪和不幸在到处蔓延，国际恐怖主义在当代也就“应运而生”了。

所以，当代国际恐怖主义泛滥的根本原因主要还在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贫困、失业、严重的两极分化与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这致使一些原本并不严重的民族、宗教矛盾不断恶化，尤其巴以矛盾长期无法

① “A Concise History of Terrorism”, see <http://terrorism.about.com/od/historyofterrorism/a/concisehistory.htm>.

② “The Root Cause of Terrorism”, see http://www.aish.com/societyWork/society/The_Root_Cause_of_Terrorism.asp.

③ William Christis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Root Causes of Terrorism”,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0/02.

④ Susan e. Rice, “The Threat of Global Povert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6 p. 76—82.

取得进展,从而给伊斯兰极端分子制造了一个不断输送活动分子的源头。^①2006年8月,美国总统布什宣称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是21世纪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一场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斗争,这必将给国际“反恐”合作带来消极影响,同时它也意味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找到国际恐怖主义泛滥的真正根源。国际恐怖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战争将是长期而困难的,而诸如巴勒斯坦起义这样以人道为目标的恐怖主义恐将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

(三) 贸易保护主义、金融危机、反移民与“反全球化”

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不断扩张、全球化的过程。^②资本按照自身的逻辑来改造世界,它不断地将世界上的一切资源和市场都卷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中来,扩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存方式。然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竟然成为全球化的反对者之一,它们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制造金融危机、实行反移民等“反全球化”政策。

发达国家一直标榜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但实际上,它们却对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正常贸易设置了许多贸易壁垒和障碍,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统计:在1951年到1966年间,拉美(除古巴外)在贸易条件方面的损失为263.83亿美元,^③年均达到17亿美元。即使在农业方面,发达国家也一直实行国家补贴政策,从1997—1999年,发达国家每年的农业补贴是2660亿美元,大约占其农业总收成的35%,而这个数字比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所有的官方援助的五倍还多。^④发达国家在农业上的保护政策也是多哈回合谈判失败的祸根。^⑤

除了设置贸易障碍、进行贸易保护之外,发达国家还通过控制金融间

^① 可参见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全球化史。

^③ [巴西]特奥多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毛金里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④ Global Poverty Report 2001, A Globalized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for the Poor.

^⑤ 张国庆:《多哈谈判在互相责难中宣告失败》,参见http://biz.icxo.com/html-news/2006/07/26/885748_0.htm。

接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援助和贷款是悬在发展中国家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让发展中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以拉美为例,从1946—1967年,美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资本总计54.15亿美元,而利润再投资却达44.24亿美元,由拉美汇回美国的利润更高达147.75亿美元。^①也就是说,这20年间,有将近200亿美元由拉美流向美国。据统计,在从1980—1990年的十年时间里,拉美资金净流出2000余亿美元。^②现在,第三世界必须为它们借到的每一美元债务支付13美元的本息,^③从这个角度来说,发达国家的富裕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基础上的。不管是国际货币基金(IMF)、世界银行(WB),还是世界开发银行,它们都充当着发达国家控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具,每一次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背后都隐藏着发达国家操控的黑手。

人员的自由流动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然而,今天的发达国家却对移民越来越挑剔,收紧移民政策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趋势。2006年5月,法国通过了一项旨在加强移民控制的法案,英国将于2007年实施新移民法,欧洲最开放的国家——荷兰的移民政策也正趋于强硬,^④更不用说在美墨边境修建现代“长城”的美国。西方世界的反移民政策正在收获自己种下的恶果——排外主义、极右势力的上升与移民的暴力。^⑤西方世界在“9·11”事件后对伊斯兰的警觉逐渐演变为隔离与排斥,造成了穆斯林移民后代的被隔离与被排斥感,这反过来又使西方国家对穆斯林更为排斥。这种恶性循环,将有引发明明冲突的危险,世界也将更不安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商品、资本、技术、

① [巴西]特奥多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毛金里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316页。

② 苏振兴:《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危机频发并非发展的一般规律》,参见2006年5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3页。

③ “Poverty Facts and Stats”, see <http://www.globalissues.org/TradeRelated/Facts.asp>.

④ 《“逆向殖民潮”冲击欧洲》,参见2006年6月13日《环球时报》,第7版。

⑤ 《巴黎郊区骚乱的四大原因》,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5-11/10/content_3759118.htm。

人员的自由流动,以实现资源禀赋的优化配置,世界经济全球化将导致投资、贸易与技术的流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人类的共同进步。然而,跨国垄断资本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竭力将一切成果据为己有,“全球化没有给所有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利益”,“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不平衡的,它加深了穷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的鸿沟”。^①即便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竟然还要实行“反全球化”政策,限制贸易、投资、技术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说明正是资本主义制造了贫富对立,资本主义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它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必将被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

总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全球化对资本主义提出了严峻挑战:全球化要求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调节和产品分配,要求世界共享发展成果,但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决定了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将不断扩大,贫穷、饥饿、战乱、人口膨胀、生态破坏、走私贩毒、疾病传播、国际恐怖活动等这些全球性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会越来越严重。反全球化运动就是弱势与受害群体对全球化黑暗面的微弱抗争,是对全球化的所谓不可规避性的挑战。^②反全球化运动的反资本主义的共性正表明资本主义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发展一种新的制度来取代它。拉美左翼的崛起正是对资本主义这种历史局限性的现实反应,社会主义也必将在资本主义的危机里重新焕发生机。

(作者吴世韶系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陈洪江系广西贺州学院校长、博士、教授)

① 《经济民族主义搅动全球》,参见2006年6月14日《环球时报》第7版。

② 庞中英:《另一种全球化:对“反全球化”现象的调查与思考》,参见<http://www.history999.com/ReadNews.asp?NewsID=295>。